文恭先生遺事　八

171
69
10

近藤氏藏書
和書門
傳記 類
函
三八 號
一〇 冊

釋獨立書
文苑雜纂
普明雜錄
北窗瑣言
渡邊幸庵對話記
戍形図説
高倉胤明筆記
水藩舊記
篁溪詩稿
霞池省庵手簡
錦里文集
澹泊斎文集
本朝名臣言行錄
往復書案
事蹟雜纂
十竹齋隨筆
後樂園紀事
泣血餘滴

乾坤亟覆慘出奇常大地羶羣苟存遁跡歲癸巳
秋易與
先生天涯把臂共寄足於潁川居士之門冬杪
先生遠以南服分行翩々振手一瞬自問竟成八載
甲午冬易自改觀安禪爲容客老乙未秋遊行神洛
飄然異國野鶴孤蹤不斷東西而南北齒黄髮白
緣難再親頃戊戌夏
先生應
監國召問渡長崎易時曠觀東武三千里外荷出慰
言縷々者不勝肉骨即欲半面襟期付之神馳而夢

越矣己亥春易以養病還崎又復附書珍重山高
海濶地遠天空而
先生卷〻於鄙人者若是自患脚根病痼乃爾閉關
究心摸索今夏忽逢
先生再臨幾何覿面非天與作緣當莫能瞻圓光一
隙屢〻傾心至聞有安南紀事再至請觀幸出披
讀為不勝嘉歎曰於戲夫天之正氣鍾夫君子者
是哉苔子卿持節單于而不屈者為有君命也今
先生以逋臣客軌執義自高不為磬折死亡不顧言
奪氣爭錚〻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自視
孤虗一命益挫益堅得俾從容履蹈使荒裔知有
凜〻大節不因國破全斯中外高風可稱今古第
一義幟悠〻遐屬轉盛怒為歡心折欽持為下走
復自作賦答書金玉其徽不受毫末之塵飄然返
楫
三聘徵君先生為不負
明光於一日矣今者一犀夏屬裂嵗冠而鼠尾坦左
袵而馬蹏臣甘狐貉視此紀事能不垂頭而自泣
否子輿氏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為何如
歲次辛丑陽月十九日
衲弟遺世獨立性易和南艸

義公記臨其疾

之琦不自謹疾。致于天地之和。深惟罪戾。何敢上聞。
乃蒙上公閤下。叠使使者存問。慰諭諄〻。感戢五
中。方懼無以為報。今月二十一日。旌旟儼然。親臨
視疾。又念琦卧病床席。動止為艱。駐蹕於門。詳悉
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〻史冊者。未有至慈
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

諸大臣視問

台輔諸大臣。㠯卿相之尊。絡繹視問。此皆曲體睿衷。
致斯隆礼。|||
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数千

論建孔廟

年未有之業。聽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宜熟講而安
行之。合乎天理。宣乎人情。後日可㠯無悔。||

庚寅陷難告天文　按慶安三年也

大明南直隷嵩江府恩貢生朱之琦。原籍浙江餘姚
人。生無欺偽。念切痌瘝。|||乃者身陷大澤。進退
皆觸網羅。今日舟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之
琦一身不足惜。||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
三月初七日。焚香盟手。書付龍王。|||
承聞明國大儒越中朱先生。躬懷不帝秦之義。来止

伊藤維貞請受業

于長崎。台臺忽納弟子礼。師事之。旦不蓄妻。不恤
衣食。奉廩祿之半。以作留師之計。|||聞先生。

近以款藩之召。将赴于武城。僕又欲誒侍養有人。
往従先生於武城。不知先生許之否。若獲為僕言
之先生。實大幸也。｜｜｜ 右伊藤維貞答安東省菴書
晩生三省｜｜ 聞朱老師棄家全節。至止此邦。先生
俸廩甚薄。又於老師。平素無半面之交。遂能慨然
自信。中分其俸。半奉老師。身為敝裘糲飯。此非獨
輓近世之賢豪長者所不能。｜｜｜三省愚蒙。承敬
敝邑主。作養不揣。奉戀於老師。即承慨允收録。初
六日。已叩邦壇下矣。 三省與有庵書
七十初度賜賀
舜水朱先生。今茲已酉。既届衣帛之齢。仲冬中旬。正
當綏麟之節。越十二日。大君盛促饗礼。設几杖。呂
祝其遐年。特命画図倭漢前賢達尊全備六人於
屏風。而賜之。｜｜ 野傳寿詞
大君使人于先生。賜呂白金束帛純綿酒肉若干。世
子羽林次将公。亦倣之。而即日招先生于園亭。賜
几杖画屏各一。燕饗及食。礼脩而兼用之。越乙亥
日。髙輿款臨其第。賀之。先生趨拜。罷嘉之席。嗚虖
養老之禮。至乎哉盛乎哉。士大夫群僚。登門称賀。
声盈街衢。｜｜ 吉元魚寿序
此時主君有終身之喪。文昌夫人十一月十四日薨 當在致齋故。擇於十六日。詰

先生之弟。恭虔奉祝。跋事而帰。主君歓欣悦豫之情。形于面溢于言。｜｜

藤井德昭

壽頌跋

壽朱先生啓

朱先生評 文字瀟灑清深、若充之学、可称作者、轉折敏捷自佳、

源剛伯

竊聞昌熙有道之期。乃生碩德不二之老。顕為世用。若祥麟瑞鳳之儀于明廷。隠如星居。如大呂黄鐘之藏于清廟。賢君仰其風采。宿儒崇其道腴。魯連蹈海。蘇武持節。昔所聞者。今乃見之。恭惟先生。服德淵渟。毓霊岳峙。忠納人主之知。而不盡行其志。身任家國之重。而不求遇今時。歛其精華。増於壽考。天之所福。非但美意以延年。人皆曰賢。兼有令名而長生。茲逢華旦益茂繁禧。遥瞻松柏之標。敢布葛蘿之款。敬迓鴻禎。共申燕賀。冀垂南極之光。頫照遐齢之祝。

頌主君壽舜水先生七袠跋

今果然矣、毋自棄也、

朱先生評 此文甚佳、喜極、吾向予若能用功、當是日本一作手、

藤井德昭

寛文己酉。吾師大明舜水（朱）先生。遐齢既躋古稀。仲冬十有二日。届其懸弧之辰。我主君水戸宰相公。尊賢之誠。敬老之禮。大設饗宴於邸第。錫之幣帛几杖明酒鮮魚。物物咸備。又圖和漢古来名賢有德有位有禄之期耇六人於屏。致於其家。以賀其大德。以淂其

壽。斯礼之正也。敬之至也。儀容揖讓。悉法古典。不必
言矣。至於醺醵醇醪良醞之所儲也。必親嘗否。而
後餽焉。絲竹管絃。教坊之素習也。必親為肄業。而後
薦之。蓋無一事而不身親者矣。世子善継其美。克類
克明。遣官致賀。多儀輝映。允恭謙抑。甚盛事也。此時
主君有終身之喪。當在致齋。故擇於十六日。詣先生
之第。恭虔奉祝。竣事而帰。主君歓欣悦豫之情。形于
面溢于言。況士大夫。已暨羣僚。慶賀拜趨。摩肩接踵
于其門乎。可謂先生之栄矣。恭惟主君生知軼才。惟
聰惟明。安行天性。允文允武。盎然寛仁之資。卓爾剛

正之質。博學以為砥。稽古以為鏡。設科登庸。俊良幣
聘。適招儒碩。故盛名沛然。冠于當世。而稷下璨然。羅
文武之士。是以搢紳先生。競欲識荊以定声價于龍
門。巖穴隠士。庶幾旦暮。以要功名于竹帛。世之為有
道之士。所具瞻者。舍主君。其誰也。此主君之賢。所以
獲先生也。先生聖学賢明。盛德蓄蘊。非常英哲。神人
邁種。仁恕也。忠信也。賚乾坤所特鍾。其節義貞正。譬
諸泰山之高而不動。其容衆度量。似乎滄海之大而
廣淵。以馴行為常。故不伐彼藝此。能有而如亾。昔日
不食非義之粟。遠避我日本之濵。於是擧邦。親冬日

之日。仰松柏之操。德馨畫傳四夷。名烈大震八荒。是以列邦矦伯。競倖蔽席擁篲者。幾多人于此哉。而先生不屑一顧者。其意欲得言聽道行之君也。此先生之德。所以獲主君也。夫際遇之難。古今所同慨。況中華與我。相隔且萬里哉。顧主君之賢。先生之德。同氣相求。同明相照。豈天意之所爲。欲使聖賢之道。復明於世者。非邪。殊非人智之所能及。力之所能致也。主君敬礼。以爲賓師。乗輿數訪。獻酬盡歡。近臣候門。絡繹於道。至其(家)僕從之事。亦經淵慮。源源饋遺。莫非親命廩庖。甚者屢屢手。爲和調五味。惟欲情之安。欲嗜之適。其懇篤之盡。敬愛之深。眞目之所未覩。耳之所未聞也。於是乎先生之令聞彌顯。德輝增輝。而其溫良恭謙之化。雖至愚肯昧之人。一見之。則未嘗不尊親敬慕。依依而不舍也。先生雖不幸。而流離鄉土。亦非天不眷其德。不監其義也。何以明其然也。昔在成湯。屈尊於耕叟。文王立師於溪叟。魯侯失礼乎膰俎。而孔子出走。齊王草率于命召。而孟氏帰鄒。人君待賢者之意。賢者觀人君之志。邦家盛衰之機。仁義興亡之兆。壹是皆於是焉見之。伏願他日。太史氏叙述其事。垂示天下後世。使傳且法焉。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則行益於世道人心。豈浅鮮哉。徳昭於主君。
沐麗顧之厚澤。大如天地。於先生。猶視子之恩。愛等
於父母。雖近侍小臣無力繪天然。目擊勝事。欣抃踊
躍。不勝誠歡誠喜。聊抒寸丹於曼乙云爾。己酉仲冬
十有柒日。藤井 徳昭 頓首々々

魯翁朱老相　　衲弟性易和尚
産合郷邦。會當遐域。一縁之自契於天。何幸如之。以
一日之契合從天。乃至聚而忽散。當縁之又各他從。
忙々形役。可勝慨耶。總之。不出此光大含弘耳。前駕
過豊。是日迨暮。又當結夏山中。不獲一送高軒。兼以

効顰倍鼓

不遑酬荅。非有間中而然。次日遣 伻持一柬。為當面
別。時青翰已早乗潮去下関矣。弟與健翁。不勝快々
者再。幸八月何遠候還崎。入山中。詢知翁之主賓道
交。乳水味合。亦東國有幸吾道之能行。自翁之開天
一日耳。 弟亦於八月下弦。又出巌國来招。即同健翁
偕往。奈其残痾甚不易霍。忽聞豊主上覲武都。念弟
其懸。三日中五至。急足於巌。而健翁正患眩運。弟只
自下豊前。一送行道。四百里程。以三十時奔迫。遂亦
眩葵効顰。有不勝労々之可嘲焉。人生聚散。恍々如
萍草。懐情曷能自盡。況各七句。上下其季。異天飄

忽。那復再聚。寧不至酸心矣耶。思其所可盡於一念
者。惟待他生之復合耳。豈主時行從人。附便以布。作
合之不忘於一日。言無盡。筆無盡。況其一念之無盡
耶。翁之與 弟。當如兩鏡合照。一至其懷。以盡莫既之
快悃耳。是頗是荷。堂頭和尚囑筆上致。吾翁雖不獲
面。然此中去同懷。自不能以道限也。敢為布聞。

魯翁朱先生 匆〻應東，首幅戌白。書畢方知。幸求台宥。 同前

王年思覿台光。而不一獲顏見。忽樓翁翰。似樓頭捉
臂語心時也。喜慰〻〻。始者弟以無意東遊。突留此
土。寄食健翁之門。思致不便。終非了計。及欲還唐。求
不可得。適逢本師和尚東來。因而有出世之感。煩秃
心空。直是本来面目耳。更有何地。是還身處耶。每自
臨風。切〻顏色。及至普門。曾託一緘。煩陳大兄郵上。
不知曾經台覽否。憶翁一片鐵心不忘。日月今出。監
國降召。鎮藩委重。請翁主計當事。彰〻千歲。知此千
載心胸。必獲千載知遇。建立千載勳業。為享千歲令
名。若弟者。一身草野。近事浮図。值以同侶爭急。興浪
無風。一切障礙。翁想必聞。於是者曾控還崎。忽出東
命。監國閣老。素有知弟。是難他謝。抱病隨師。是不得
重覩台範。空餘一念。可勝耿切。台翁此行。若得轉明

消暗。使蒡外耳歓聞。不啻九天一顧。渇従翁頤。寳獲
我心。至念〻〻。草〻耑聞。不盡靦縷。

朱相公老居士

四五日来。為隔江。禅友設供招遊。不得奉候。歉〻。此
刻纔回。明早面上且貴駕。水戸蕆行。弗獲叙別。後晤
何期。并祈賜罪。蒡隔長崎路遥。倘尊意欲辨何物。示
知為愛。

時維昭陽大淵。暮春廿有八日過瑞龍山。弔明
故同郷舜水朱公墓　心越

萍水相逢一故人。耆年皓首話方親。固知儒釋非同
調。蓮社當時猶可陳。報國忠心嗟未託。安邦義膽痛
無伸。瑞龍山下長窀穸。高節清風不染塵。（普明雑録）

朱舜水先生水戸ニテ家中ノ士纔ニ一僕ヲ召ツカフ人ニテモ
主人家来ノ礼儀厳然タルヲ見テ唐土モカクノ如キ風儀ナラハ
明モカ不甲斐ナク亡ヒマシキモノヲト歎カレシトソ（北窓瑣言）

[illegible]舜水[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水戸[illegible]

右今　渡辺寺庵
寄付之

昨の霜をもつてく斯志の寺ニ飲ハ霊山勝區ヲ占換して
あつらち地を替しぬるを欲せしむるよ於文集ヨは
見えけぬ　成形
図説

諸れト説色のへ

一 洪黄本梲十人分　但坪平思海袷ニ足 杉盆九
一 朱盃 弐ツ
一 湯次 弐ツ
一 ぬりかへ盃 弐ツ
一 半切 弐ツ
一 鉢 次 弐ツ　但足ろくし九ニ
一 七陸 老組
一 洪黄本梲十人分　但足欠 杉盆九
一 ぬり桶 弐ツ

一 たらひ 弐ツ
一 ひの弐ツ　但足ん 杉盆入

右之霜を一口かしらぬ付 前君つさしむしとお 寅正
也依如件

寛文五年巳ノ月十六日

太田喜六
内藤佐兵衛
赤松三郎兵衛
早瀬三右衛門
三野半兵衛
加治三右衛門

奥谷十兵衛殿
浅井三之丞殿

覚

一 鉄鍋六ツ 但つる共 内壱ツ口指渡壱尺弐寸 同同壱尺寸 同同

九寸ゟ下弐ツ 同八寸ゟ下壱ツ 同七寸

一 食櫃壱ツ 蓋共

一 ひしやく壱本

一 やくわん壱ツ 三升入リ

一 かいしやくし 三本

一 みそこしさる壱ツ

一 手おけ壱ツ

一 包丁刀壱本

一 しやくし 一本

一 くわけ壱荷

一 備前すり鉢壱ツ

一 毛ぬきのふ壱ツ

一 ごとく 二ツ

一 手桶 壱ツ

右之品々御用ニ付 差上申処実正也 御用済之上 相返し可被下候

也依如件

寛文五年巳ノ四月十六日

斎藤茂ニ同し

名主 上ニ同し

一 まな板長弐尺四寸巾壱尺五寸厚弐寸 但し似セ木ん一枚

うけ取申色の事

一 あり木壱本 長弐尺弐寸 但松

右ハ御用ニ付 差上申処 実正ニ御座候 相違無之候

依如件

一 寛文五年巳ノ四月十六日

斎藤茂ニ同し

高倉殿

御奉行

うけ此中日雇銭しるす

一 惣メ貫四百三拾六文　　但壱人ニ付六拾文ツヽ

　但人数廿三人

右ハ巳九月廿三日ゟ十月二日迄之内日数五日普請方之

諸御用ニ罷出候人足手前ニ而賄申付候段被仰付

此段ハ上ヶ月銭ヲ差出日傭人足共ニ而請取候得共右之

若後ニ不足無之候ニ依如件

寛文五年巳十月廿九日

　　三宅[illegible]

　　鈴木[illegible]

　　加藤[illegible]

吉田伊兵衛殿

寛永二年四月廿七日

一 普請方御役人壱年ニ付米壱石遣シ候場所ニ而普請御用相勤候

三日御役人日々廿日ツヽ此所ニ而御扶持方相渡申候ニ而人足

六拾人入合候ニ付手前ニ而賄申付候中ニ付相勤候不自由ニ付

人足之内人足ニ而御用相勤候ニ付人足ハかへつき候ニ付人

足ハ手前ニ而つき候の手傭を以入用相勤かへの者取

右者奥村因幡守本役所道具御預の者取扱西川

副伯耆今井小四郎加藤自付小川兵右衛門普請方之者

三宅又衛門兵右衛門手足ニ付之拾ニの者中ニ付候

右其仲剛伯安人の名ハ他不承候　大町屋休右衛門ニ候ヘハ
知らせ申候ヘハ宿中へ申候　屋休も致し候　訳者ハやと申候
於ニ能振廻一両日度々被仕候得共　尋候へ共　町宿屋
道具ニ至迄御用ニ無之　旅ニ而　右壱両人ニ付
由居候を承候　御家中日々安人へ存候　念入出来候　内ニ逢
致候町屋休右衛門

一　右之外
右其仲剛伯両人日々町宿出島御内ニ而　四郎日
御通之節以日々参候　追進料理
見振舞右之通ニ　通詞之人ハ今井小四
郎　結構

剛伯上下十一人　其仲上下五人　都合拾六人　右播　四郎
貞享二年十二月廿日朱舜水孫朱元生　長崎へ渡海着
今井小四郎弘済　文恭先生を奉祀者　右之次第ニ而大和
大君　御弱也山茂文恭祠堂へ参　展中御
右之

右文波宅居記

追和舜水朱公夢中詩　并引

今井魯齋嘗示一詩曰。河朔歸来百不存。暗
驚三子欲消魂。興亡叙述無同輩。老病扶持
有數孫。顛沛流離窮四海。忠勲亮節聚衰門。
宸融翼賛無華髮。桑梓優游望特恩。此是我

師朱公壬子八月十八日夜。夢中之作也。余謂公平生不作詩。自言吾不能也。而見此作。霭然之忠。慨然之氣。感發於夢寐之間者。非其所蘊藉。何至於此哉。余愛吟弗措。然以其志。不敢示人。筆記深藏。余嘗賞　後樂園櫻花。有輕　闕

及篁溪詩稿

五中國朱楚瑜先生耻食虜粟。而逃之海外。有省菴者。日本產也。聞而義之。為之衣食者六七年。蓋幾幾乎可謂難矣。為作一小詩贈之

扇頭詩　張斐

夙昔天驕子。乘機入塞垣。衣冠驅異類。盜賊洗中原。襟帶種龍氣。裝囊積水痕。老年終蹈海。淚盡復何言。

寄張斐書　守約

前便兩次奉啓。塵台覽否。贈荅集成。名曰霞池省菴手簡。是乃蒹葭與玉樹相混雜。無所逃罪。請擇佳名改之為幸。又請於拙作一一加雌黄。欲廣之同志。謙德之深。徒為稱許。取笑於世。則

豈相愛之意乎。此書有寫本。勿還之。其所改者別労高手示之。自今書信往來。互為記録。則無散失之慮也。前諭有天涯知己之語。是以守約為知己也。朱夫子之外。更無稱知己者。今得先生以為朱子之再生也。夫知己之名。以朱夫子稱守約觀之。則為師稱弟子。以豫讓之事觀之。則為臣稱君。然則此二字通上下。守約以先生為知己。豈為僭礼乎。賤齡既傾西山。得知於先生。人生之榮何事如之。洪範以壽置五福之首。今於吾身撿之。朱夫子與先生。中國之名賢。守約日國之鯫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言語不通。國俗不同。陽関之異。豈止胡越。然得知如此。此千百世而始相遇者也。如好名之譏。亦所不顧也。舊冬借班馬異同。本主在遠方。頃得入手。使守直参看史漢。稍暇當手鈔之。惟時春暄。敬祈為道為國自重。

右霞池省庵手簡

與朱舜水書

光陰荏苒。嵗律更端。適茲陽泰。恭惟新禧駢集。遐筭延長。至祝。前嵗辱蒙瓊報。令源剛伯得廁門下之列。

感刻之至。且諭以道學之實功。言：至當。修己治人之要。其復有外於此乎。數百里之遠。猶可以欽佩敬服。為進修之地。況剛伯日侍函丈蒙薰陶。振奮興起。而學業之成可知已。遥羨遥羨。幹去冬還鄉。祥禫相継。讀礼始畢。塵務猥幹。麋至蝟集。不奉數字以修候敬。雲鴻冥矣。河鯉沈矣。疎慢之罪。恐悚無任。伏冀海涵陂度。不為蒂芥。関山迢遞。瞻望弗及。言念君子。臨風鬱結。春寒斗峭。為世為道。珍攝是禱。

又

嚮因奥村師儉便風。肅裁只亦。僭修問敬。不意畀庸暗劣。不為高明所弃。錫之以罷答。中之以腆貺。下拜祗領。慚悚交至。側聞先生震艮懲和。綿延兩月。迺日調護得宜。勿藥有慶。且驚且喜。（今歳暑毒異常。）永納康寧之福。不審入秋而來。尊候如何。仰望珍毓若時。永納康寧之福。夫以先生學純德粹。傳中華之道脈。激東海之儒流。聞風興起者。比比皆是。故寡君遣小生剛伯。執役於左右。之子姓源。氏五十川。剛伯其名。其父幹之黨友也。伏冀夏楚之嚴。陶鎔之化。提撕誘掖。至于有成。則蓋載之鴻造。幹亦可與感恩。前時所承誕謾。幹抵金澤之數日。既已載書。郵致安東兄。想必不至浮沈。前

書不錄。再煩諄戒。迷謬之咎。皇恐無地。來敎諭以稱謂過謙。此乃幹景仰盛德之至情。非過佞也。懇〻愛護。無任感激。若猶仍舊。恐至方命。勉强敢從。以更前稱。意長材短。瞻戀之誠百不盡一。統祈台詧。

又

藤井生來。辱孟秋貳拾肆日翰敎。感〻。就審比日老先生有西歸之請。陳之執政。執政固執不可。而不違之公。故高志弗遂。特為慨嘆矣。幹始聞而疑之。終渙然氷釋。以知先生之謙抑。常府公之尚德。而眷遇之深。其必有成於斯道矣。今夫西歸之請。其義高也。潔也。君子成人之美。彼執政者。宜速告之公。以成先生高潔之美。何乃阻抑不違。此幹之所以始聞而疑焉。夫執政之心。則公之心耳。公欲留之。故執政留之。公之留者豈徒乎。蓋其志欲依先生相與有為。以興斯道於東方而已。凡事之不成。以志之不立。苟志之有立。未有事之不成者。此幹所以知其終必有成矣。古之人有懸車致事之義。鐘鳴漏盡之義。此為尋常仕者而發耳。至于大賢君子。則未必拘拘於此。若太公之佐周。百里之相秦。在耄老之後。成不朽之大勳。幹之所期先生其在茲。奚翅幹而已哉。世之所望先生

亦復在茲而已。併傳尊諭於奧村橋梓及清季敬。相共嘆息。亦以斡言為當。秋杪霜肅。寒氣漸至。伏冀為世為道。保愛自重。八月間賤恙涉旬。稍復之後。瓜期云迫。公務私幹。倚疊如山。裁答遲緩。罪無可謝。千萬鄙悰。統希台察。

與朱舜水啟

伏以海岳降靈。方鍾乾坤正氣。斗山凝望。每膺月旦高評。葭管添一線之長。華筵開七袠之慶。恭惟老先生生卓爾風標。醇乎學殖。胸蘊經綸事業。口吐黼黻文章。一生忠肝。擬折漢廷之殿檻。千古道脈。竟極考亭之淵源。適會中原淪胥。備嘗外域艱險。幼安避地。枋得誓天。夷虜君不君。秉桴向東方君子之化。帛肉老其老。賜杖祝南極老人之祥。曰壽曰康。天乃錫箕疇洪福。惟德惟齒。世皆稱軻書達尊。幹性本秉彝。材真樗散。寸進尺退。若跂群追駿蹄。小學大遺。似斥鷃望鵬翼。謬浼金蘭之末契。久而自香。冀藉光霽之餘輝。脱然有得。適逢瑞旦。敬效頌私。師儒鑄人。鑪尚能鎔出多少鼎器。公侯養賢。最要鍊成八千遐齡。

右錦里文集

初朱文恭之至水府也。覺父希齋請　義公。以覺為

其門人。從至江郎。時年甫十歳。文恭誘掖提誨嚴立
課程。逐日登記。覺遂善通西土之音。文恭嘗曰。吾東
渡授句讀者多。皆不可。獨彥六佳耳。彥六覺小字也。
初文恭藏弆唐小李将軍画軸。異域唯有三幅。文恭
常寶惜之。流離之間。未嘗離身。文恭歿。公賜之。又
有紫檀筆筒　公自書舜水先生遺物也七字以賜
焉。
義公嘗建文恭祠堂於駒籠荘。後罹災而不復。覺傷
其廢。請再建祠。　肅公乃命建祠於水城西。又請置
主祭。歳時薦享。祠之不廢。以覺之忠懇也。

右安積澹泊行状

復堀南湖書曰。僕事文恭。在童丱時。僅受孝經論語
小學句讀。文恭教授甚嚴。每日所授。不過十五六行
或二十行。退而復之二三百遍。必使風誦上口而已。
倦則瞌睡不思其它。其學其道。一無所聞。至今不能
忘者。唯華音讀書一事。此由日課之嚴耳。

右澹泊齋文集

朱先生嘗謂。吾東渡授句讀者多。皆不可。獨彥六善誦焉。

右安澹泊行状　德田庸識

一一一将興同余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
贊。今鐫碑陰。以垂將來，而此文亦得藏諸廣嚴寺。以備觀覽。

特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恭在世。作為研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

元禄中。水戸侯。仁恵大度。聰敏好学。博覧多通。其他伎藝。所綜多矣。立楠子之碑于摂湊川。自銘之。著楠子三代實録。彰其忠。其他著述多傳于世。後明人朱之瑜。字魯璵号舜水避乱来于長崎。侯請為上賓。因師事之。專崇儒術。命史臣著日本史。自總裁之。及薨葬礼悉依古制。其他嘉績善政。存于今云。

右本朝名臣言行録　東武梅澤甫[illegible]

一 [illegible] 文恭文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仕候只今之文集之内文字不審之所無之候
左様之所又今程迄ハ数撰ニ相成文集ニ
無之文章一篇ツヽ相認写取改増補ニ仕候
文ニ至テハ格別之由ニ而大不審ニ被存候
様ニ奉存候ノ解ニ如此御座候云々

白石復書集

舜水解疑

新井白石傳附録白石著書目ニ舜水解疑ト云フアリ
メツラシキモノナリ又井澤長秀ノ俗説辨ニ舜水茶話ト云
フ書ヲ援キ用ヒタリコノ二書未タ見ス

名事蹟雜纂　四十八

父存生ノ内母卒去スレハ神主ニ哀子ーー奉祀ト書父卒
後母卒スレハ孝子ーートト書父ニハ母ノ存亡ニカマヒナク孝子
ーートカク
碑ハ凶物ユヘ碑面ノ官銜姓名ヲ半ニカクナリ
神主ハ吉物ユヘ粉面ヲ重ニカクナリ之ノ字ヲ加減メ単復ヲ定

ムルナリ　舜水先生説

右十竹斎随筆

明遺民舜水朱之瑜に命せられて渉園の名改めさせ
らせし時宋の范文正公の上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楽而楽に傚をとりて後楽園と名付られて渉園形よ
旦渉園へ北唐りまと右の三字を（舜水）書して扁額となせし也（画人ノ大田）

丸荒金貝とれ作出て

圓月橋　舜水先生此指図にて後の良工ら橋といへ
ふまのこれ戊生まるこの橋渡後の山みみとをる枝をなく
かけたる橋なりまみたり水にうつりて満月のごとく小
三つあるあり

後楽園紀事

惠字亦可疑當作慧

中國無此體不敢中長者之名亦不敢稱長者字不淂已宣曰某公

先妣順淑孺人事實

先妣順淑孺人以明曆二年丙申三月二日逝矣嗚呼哀哉 先妣姓源氏荒川諱亀娘其先河内國荒川邑人也父曰宗意移家摂津國難波城下娶榎木氏女生二男四女 先妣其弟三娘也慶長三年戊戌某月某日産於難波幼而聰惠甚為父母被愛九歳喪母宗意再娶此時長女次女既適人 先妣在家不背継母撫愛弟妹其後宗意移居於洛為 先妣十二歳擇對嫁 家君 家君父曰林入林入兄曰理齋養 家君為子 先妣

能事理齋夙夜不懈其於林入亦無違禮也壬子之歲先妣年十五從家君出洛赴駿府明年癸丑五月朔誕長子敬吉於駿府其明年甲寅之冬

東照大神君發師於駿府有事於難波家君扈從先妣留駿命處守者曰吾師所向誰敢可敵則其凱歌可計日而待焉然若難波乘勝則夫子其不免手我雖為婦人豈為寇被劫哉汝必可手刃我也既而難波請和吾師還駿家君有官事留滯于洛明年乙卯正月二十九日理齋歸泉其訃聞於駿府而先妣悲慕殊甚終身不忘焉喪畢家君到駿凢在駿五年宗意屢馳脚夫問其安否元和二年丙辰四月十七日

大神君捐羣臣家君自駿赴江城奉仕

台徳院殿大相國而送先妣於洛時有娠歸家產次男長吉自是家君隔年來往于江城京洛戊午五月二十九日生余時先妣二十一歲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長吉病痘疹而夭時纔五歲未幾敬吉及余同有痘疹之病先妣深憂之與宗意相議招諸醫晝夜看疾療養無怠手自調飲食不解第帶者殆二十日幸得平復時會家君

偶帰自江城而雖歡長吉早世然喜二子之無恙
而謝宗意以勞先妣寛永元年甲子十一月二
十一日産守勝今改名春德一名靖時 先妣二十七歳宗
意甚愛敬吉及余守勝謂其侍婢曰我多外孫唯
亀娘所産皆有非常之相不必辱其父之種也
家君東遊年久 先妣留守甚謹貞正和淑不樂
宴樂不好佚遊其於林入宗意省問不絶有礼有
孝其於姉妹兄弟相和樂而怡怡如也鞠育三子
慈愛教誨兼備常慮有其病或豫使飲丸散之藥
或察時氣以灸俞穴而至成長也乃勸讀書學字

覚按承字疑
訛已後未詳

或有怠慢則設夏楚以勵之早平生戒諭曰汝等
起居溫飽不飢不寒者全是夫子勤勞優仕之
餘澤要須念茲在茲也 家君采邑在洛畔使吏
治之然其量入為出之總括皆 先妣處分之指
揮適宜取捨當理然其間事不細小者無附風潮
而不承 家君之旨不敢私決之故親族懷其恵
隣里慕其德蒼頭赤脚無不敬之無不畏之而不
渝其交際不遺其故舊則往往來謁者亦無敢怠
焉丙寅八月四日宗意下世 先妣哭泣哀毀此
時幕下入洛 家君偶在京而會其葬此行也

家君偕　台轅往還洛淀之間　公務頻繁　先
妣雖在喪辨成家事而内助之勤無敢闕焉既而
台轅東還　家君亦奉從焉　先妣留守如甫敬
吉聰明絶倫成童早有秀才之譽戊辰之冬敬吉
十六歳應　家君之召起江城　先妣離袂之情
甚切而雖無日不東顧然喜其晨昏奉椿砌以
成學業明年己巳六月十六日林入半菴屬纊
先妣哀之慕之未過旬　家君馳飛書告曰今月
十九日敬吉易簀　先妣哭慟擗踊而絶飲食者
旬餘此時林入之訃達於江城　家君賜官暇

還洛　先妣迎接雖不失禮然無晝無夜相共悼
敬吉無不垂涙也其冬　家君東行　先妣任身
明年庚午之夏　先妣嬰病殆危　家君聞之告
暇帰家時六月七日也其日振娘胞胎　家君招
羣醫治療精密累月有驗復常　家君乃但東頃
年　家君近侍
大猷院殿幕下眷遇甚渥故東數歳而不帰家先妣
慈育余肇及守勝振娘守節彌謹視事益勤甲戌
之夏
幕下入洛　家君奉從焉　先妣及余輩歡迎其秋

台駕還東、家君承　鈞命暫留洛逮冬携　先
妣及三子移家於江城、時　先妣三十七歲、余十
七歲守勝十一歲振娘五歲也既而到　府爾來
二十餘年、家君官仕退　公之暇唯以讀書教
授為業、先　妣平生中饋之奉葛裘裁縫之勸日
用雜事之營奴婢年支之分皆得其所也其間余
及春德娶妻每有弄璋瓦之慶則產褥衛護之力
居多而膝上含飴之慈不可枚舉也　家君嘗有
疾則旦暮侍枕終宵不眠或手自煎藥或手自煬
艾灸不肯少休者累月遂平安也　先妣有疾則
家君常盡心勞思擇醫藥撿方書其望問視察非
尋常之所及故得其驗者數矣配耦殆五十年有
礼敬而不相狎褻有順和而不相乖違故　家君
悉附內事而不敢疑焉余幸依庇陰則賜年俸以
受宅地　先妣大喜請　家君之旨點定居家未
器用以頒授之以令不匱乏也有暇則偶来遊余
宅愛諸孫以怡顏悅心不覺日之夕也不知夜之
闌也就中愛春信殊甚其幼則食而分甘卧而同
被若有不豫則連宿而不去者數日彼既受　家
君之口授知字誦文而有弓冶之志　先妣喜而

觉按為字下當有憂或慮字蓋轉寫之脫

不寐春德喪耦其子皆在襁褓先妣鞠養憐愍懇篤深切其衣食起卧無不注心故人不知其為無母之子也先妣嘗憂敬吉為家督而無後余從容白曰兄沒弟及者古来惟多余及春德在事則雖為慈堂百歲之後何為廢其祀哉然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姪繼伯父之家者不為少矣請擇春信春常以為敬吉之嗣乎二子之間唯命先妣莞爾曰他日與夫子議以決之明曆元年乙未之春先妣有齒疾家君招醫内外治療湯液傳藥無不試用經夏及秋寢食不快牙齦痛

觉按憂死死字有誤不可攷

遺言作何了落後竟畧不相及

楚血出不止三彭成仇積聚為痼胸鬲否塞遍身苦辛肌肉瘦枯手足不起於是自悟其可死而謂余及春德曰我隨父祖之教常念西方唱彌陀然我捷粧之日其葬儀唯可任汝意予雖為質朴未老婦與其葬於佗人之手也無寧葬於汝輩之手乎早告曰遺言之狀一紙數年以前既手記之以藏於匣底其取舍宜任夫子之意又告余曰春德鰥居二女一男皆幼振娘亦無所倚賴夫子春秋既高恐為彼等常其心汝宜為之扶護也余嗚咽不能答事既而豫自調入棺之具以絶命

之期至季秋疾病增重亢有名于世鴻術家及齒
醫針醫外科按摩師殆三十餘人遂未淂徽効無
如之何時會朝鮮信使將入府先妣歎曰我
宿痾既久幸依夫子之力而氣息未絶以至于
今也想夫異邦来聘寔是本國之盛舉而吾家
所可有事也我今死而各觸服職則有妨於此乎
死者雖所期唯願延一月之命也聞者無不感焉
執政亦聞而奇之家君大息之餘徧考巢氏病
源論孫氏千金方陳氏三因方方氏竒効良方李
氏百病主治方等偶得妙方以飲之則止嘔吐開

胸鬲而稀粥稍進又求或人之秘藥以傳貼其痛
處則暫忘労劬滿家皆欣欣然盍冬信使入府
登營拜禮事畢家君奉
台命以草御書之案且作執政所答彼國禮曹之
回翰余輩亦預其事既而信使賜暇帰國其間官
事埤益無些滯礙果如其所願也自是氣宇小安
而不廢七箸者百餘日諸醫僉云脉氣不惡至陽
和之時則若夫得復本乎然顏色日衰體瘦肉脱
而進粥則侍婢扶起而徹膳則臥不言不語晝夜
困睡偶醒則開眼顧左右而已余輩聞醫所言雖

中國唯天子稱云

動喜色然退省其病容則無不憂懼今茲仲春下旬餘寒未退暴風屢吹邪氣乘虛彌留大漸余暫抑淚白家君曰 慈堂不諱其在近乎去秋有所遺命也嘗聞父在則子不為喪主是禮也然喪葬事煩恐勞 貴体若得恩許則已為喪主以行之家君許之嗚呼如何不淑三月二日甲酉之交遂瞑焉其臨終老婢揚聲勸唱念佛然不肯唱木蓋其守書所遺命乎歲五十有九哀哉痛哉招魂不返終天永訣之情可爭禁哉聞者無不驚歎況於親族僮婢乎噫母子天性之恩古今無貴賤

十也然或有遠遊索居者或有物事而罕逢者如余生来三十九年曾因 公事赴京師登久能山奉使南山祇役日光山者四回其往還或旬餘或踰月而已其餘不肯離膝下也賜宅異居之後既十年無日不省焉春德今茲三十三歲曾從 家君詣日光山来往一旬之外無一日不侍其側慈之深也愛之厚也豈尋常之謂哉於是余與春徳私議曰謚法曰慈和徧服曰順古人稱女子之有徳者曰淑 先妣當之且夫順者地徳也坤道也順從 家君無失其礼不亦可乎乃告

記字没著落

家君奉諡曰順淑孺人其夜小斂明夜舉棺大斂治棺之制靈座之設魂帛銘旌之法朝夕奠之品聊倣朱文公之家禮不作佛事四日之夕將發引靈柩（靈柩）而不克（敢發）葬五日之夕襄事余及春德黲衣素服徒步以從之遂葬於上野別墅之艮隅豫遣家隸岸清隆穿壙作灰隔及期先使春常往焉門生來會者十餘輩余兄弟護靈柩至其地使人謝門生等於是安靈柩於癸子以備奠供上香而祠后土使春信讀祝文遂窆封之余及春德哭擗仆地少焉起而記神主讀祝文而令清隆留以實土而築之假構竹籬余及春德等拭滌洒謁家君問其輿居無恙而後安神主於輿而後沐浴而後供奠膳以擬虞祭神主之制櫝韜之式皆取法於家禮嗚呼國法不能久殯故葬之速不可（能）不歎焉既畢葬而後使清隆築壙塋其前立小石碑其外繚遶栗柱以為周垣敷（鋪）石以為基趾其面（三面）栽樹若干株墳崇四尺其形如臥斧所謂馬鬣封也碑高四尺圭首趺高尺許皆有所據也碑面刻書曰（鐫曰故林門）順淑孺人荒川氏龜媼之墓其陰傍刻曰明曆二年丙申季春孝子春齋（春德請）林恕立不記其行實蓋古

若題主則非人子之所得為矣
沐浴非礼也
居喪非殤不浴

覚按春德二字既補之而年上春齋二字皆句之不可曉疑轉寫有誤

法有所損益者其微意有所難言也凡寸尺從宋儒之説皆用周尺周尺之法雖未詳然余曾與有志人相議有所考有所證以兼造之故今用之其斂窆及墳碑喪服等之事別詳記之作書一巻號曰泣血餘滴嗟夫逝者如斯晝夜推移既過三旬無時不哀悼無日不追慕然古來幼喪父母者韓昌黎張横渠之類是也又早有失雙親者雖仲尼之聖朱子之賢亦然余既近强仕而父母俱存平生自喜曰孟子所謂一樂天壤之間復何可以代此也方今不幸闕其一不亦悲乎唯喜家君康健老而猶壯素知父恩重於母則若使仲尼朱子並世以余輩為幸乎然則豈哀而傷毀而致病而可為父之憂哉不可不慎焉況自今為先妣可行追遠之祭終身之喪則全身而可也何不思之乎門生作挽詞吊慰者多然胸有茅眼有淚口有棘愁有草而未能答謝之抑是黄庭堅居喪不作詩之意乎果是至哀無文之謂乎今日始遺流俗所稱一周月忌拜神主詣墳墓悵然不言追懷無限長日難消淚痕猶濕因思往事聊述哀曲謹記先妣事實如右昔程正公為上谷郡君作傳朱文

公為祝孺人作誌則吾豈敢然非無景慕之志雖
似有僭踰之罪庶幾其孝道之一端乎明暦二年
丙申四月二日哀子春齋林恕泣血記之

先妣順淑孺人哀辞并序

今茲明暦二年丙申三月初二日 母堂宿痾不
起春秋半百有九嗚呼哀哉 家兄向陽子為之
喪主小子亦賛助之其儀槩從朱文公之家禮而
不作佛事乃奉窆靈櫬于上野之深奥處此塁
家君之別墅也乃奉安神主于私室乃奉諡
順淑孺人嗚呼哀哉小子哭踊無節悲憾愈深晨

覚按非備二字當補於豈字上乎或代豈有二字乎未知著落

昏嚴侍之外不對面于門生況於他客乎筆硯
久廃豈有篇詠之絶意乎流景猝猝孟夏之二日
俄遇匹月之忌不堪太息之至勉強握筆一字一
涙漓黒涪以為哀辞一篇嗚呼哀哉
吁嗟二豎之久居膏肓兮難得神医之禁方兮東風
之恣吹 北堂兮争奈萱艸之凋傷兮豈図盈虧之
蕪荒兮恨彼忘憂之不為祥兮残果之藥誰復嘗兮
周身之衣空在筐兮惟上巳之節異尋常兮涙洒桃
花露瀼瀼兮眼迷於衆卉之誇艶陽兮耳酸於暖禽
之弄圓吭兮文公家礼之有典章兮 兄為喪主余

協於
在傍兮魂帛銘旌精爽彰兮朝夕之奠靈座床兮靈
柩之下低上昂兮歛衣盖了瀝松肪兮麻衰鬖衣鞋
陳襲含
是芒兮護送徒步泥黙裳兮奉瘞於上野之幽場兮
不覔九原與北邙兮吁嗟　慈性端旦莊兮吁嗟
慈誨懇旦詳兮吁嗟　慈容不可望兮吁嗟　慈音
作渺茫兮哀哉悼哉太慨慷兮攪斷九回之寸腸兮
神主尊崇櫝中藏兮儼然平生之姿相兮虞祭之祝
文神鳳颺兮從此陪坐拜恐惶兮薦清茶新菓之潔
芳兮爇沉檀一辦之速香兮案側銀燭之熒煌兮膳
羞時時之供張兮感於幽冥覩於羹墻兮更以事存
可事亡兮　新墳之崇四尺強兮土封馬鬣之騰驤
兮外鋪片石兮兆疆兮繞以藩籬之鄣防兮前頭之
小石碑屹然揚兮　順淑之美可傳於千霜兮日日
詣墓行不翔兮上香俯號聊彷徨兮寧樹有響風鏘
鏘兮阡草無情雨浪浪兮吁嗟一旦辞洞房兮長眠
泉下葬事襄兮兩華甲子猶未央兮浮生夢短一炊
粱兮時惟三春車馬遊冶郎兮弄花狎柳對鳥斟霞
觴兮吁我滿眼昏霧滂兮花之相似人之不同驚欲
狂兮既是餘春大盡之去忽忙兮往事悠悠御彼蒼
兮況又没後周月之流光兮拊膺浩歎感無量兮日

之不吉辰之不良兮胡然今逢母之喪兮吁嗟鞠育之恩不可忘兮東海之水沄沄汪汪兮哀慕之淚千行萬行兮如河如泉孰短長兮

右哀辞字之長短不同也句之拙率不煉也唯掬憂情攄悲憶而已抑月忌之説中華之禮典無之以明正當之月為之忌日者也每月之忌景者出于本朝之俗風也久矣雖然追慕之不能忘也可以固然矣三年之喪者古來之通喪也本朝不能行之本朝舊制父母之喪服一年也近世不能行之其情之薄也其志之淺也固既如此然則流俗之月忌幸是存之而可也若今欲攷諸古禮而除之則情志之彌薄彌淺也未如之何也已

丙申孟夏二日　小子林靖拜

泣血餘滴

昔朱文公遭其母祝孺人之喪折衷儀礼士喪而制作家禮後學無不由之本朝釋教流布闔國為彼徒被惑無知儒禮者故無貴賤皆葬事無不倩浮屠嗚呼痛哉近世有志之人雖偶注心於家禮然拘於俗風而雖欲為之而不能行者亦有之

今余丁母之憂而其葬悉從儒禮行之因叙其次
序滴淚以記之如左取高柴親喪泣血之言號曰
泣血餘滴
明暦二年丙申三月二日辛巳申酉之交余母荒川
氏諱亀終於寢初其病間遺言於余及春德曰喪葬
礼宜任汝意余白家君曰古礼有去父在則子不
為喪主然遺言如此里喪葬事繁慮勞貴體願余為
喪主行之 家君許之 詳載事實 余復白曰然則葬
處宜於上野別墅内而相攸乎 家君諾及其屬纊
戒内外設屏風於寢奥敷席加蒲團遷尸覆之以衾
置枕南首（猶用生者之禮也）而使近侍老女二三輩居其傍
使家僮二三人護之余及春德亦不離其邊及夜而
復 家君作其詞遣一人持其所曾經服上衣左執
領右執腰余代 家君焚香讀其詞（古礼升屋行之今於尸傍為之）
其詞云
嗚呼哀哉配我以来既四十八年宜家宜人閨軌
淑焉季春初二空房嗒然是日何日啼淚漣漣懇
戒巫陽招魂于天魂歸来兮東有蝦夷毒箭控弦
魂歸来兮南海漫〻長鯨呑船魂歸来兮西有羯
虜擾乱山川魂歸来兮北胡韃馬飛如鷹鸇魂歸

易服太早礼四日而成服

来兮欲上天而雲不可以穿欲入地而隧不可以及泉魂帰来兮汝有室汝有筵魂帰来兮決不帰来使我悄悄嗚呼魂而有靈兮何不秉此香煙嗚呼哀哉痛哉唯願窈窕之來前

明曆二年丙申三月二日　林道春硯與淚同濡

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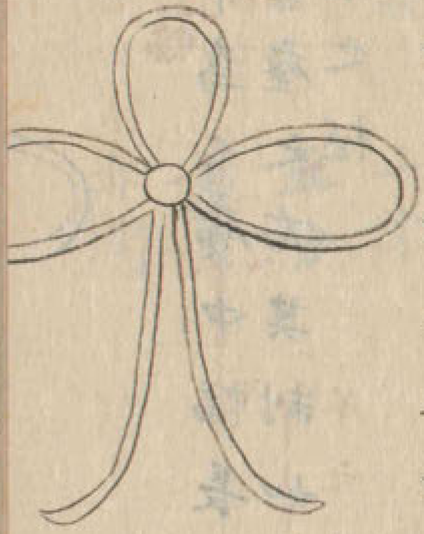
讀了哭擗無數既而家君及余春德并春信春常等皆易服黲衣素服〔斬衰齊衰等之制今俄難詳之黲素着本朝古来喪服藤衣〕〔是也況朱文公亦居喪服黲素之何有之則彼此不為無據〕乃命工治棺訃告于親戚

復初座非礼也死者舉而漸遠

其後陳襲乃設沐浴之具既而沐浴畢著明衣襲白服結白帯着綿韈而幎目巾握手巾加白帽而飯含用米銭事終而抱尸復初座而仰臥之加單被於其上以擬小斂絞布之制未詳且有不忍為之意故略之〔古礼幎目巾握手巾等皆有制法然今用先妣稼所謂置之具〕於是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不作佛事

靈座〔尸前設架架上置衣服其前置魂帛其前設卓子卓上設香爐香合蠟燭供酒茶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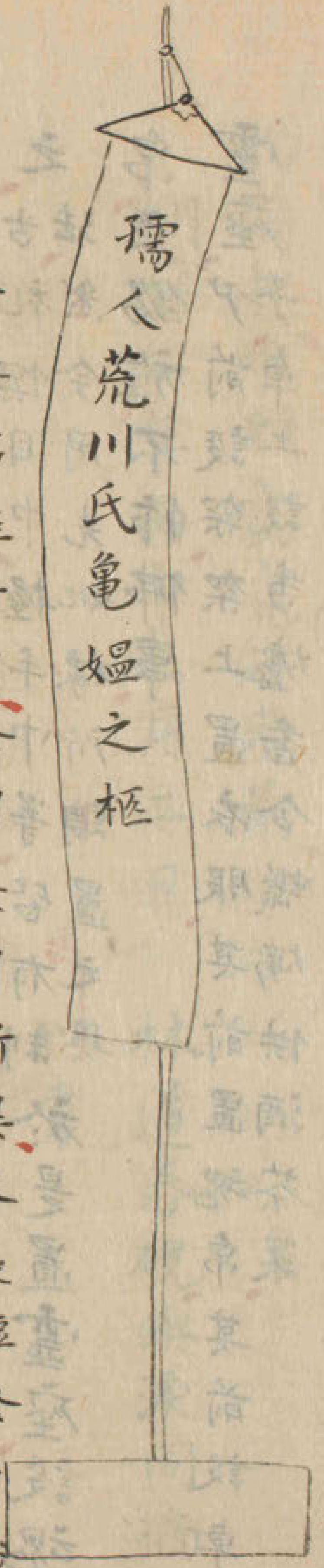
魂帛



用白絹一匹結之〔按魂帛象人形以帛造之故難立之今以薄板為首之心以細竹為両足之心〕

銘旌　以絳帛為之廣中幅長八尺用周尺以竹為杠加於靈座之右其制如傘架粉書隨其生時所稱曰某之柩

（朱）幅
（朱）承之曰趺



今按銘旌所書於男女有所異不長短於貴賤有不同詳見家礼註今所用者稱我家之分而準士礼之例餘皆倣之
又按儀礼士喪礼註有銘旌之事其制與家礼註相異今暫從家礼

（朱）礼三日大斂、厥明成服、則四日者[illegible]三初四耳、非礼也、

三日

午壬

朝奠

食時上食　齋膳

夕奠　余及春徳等拜魂帛上香、三奠

皆然但朝夕用茶菓不供膳

（朱）穿壙深淺當隨宜亦當相土地之宜

今日遣家隷岸田清隆於別墅相攸於艮隅穿壙
（朱）是

壙深六尺五寸許長一丈許横六尺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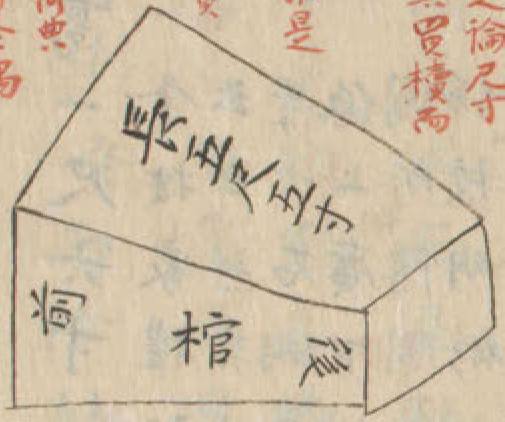
（朱）文公之時閔人多盜墳故穿深壙然往々及水層先靈於卑濕之所其云壙僅取容棺者慮盜發而後人讀書不察時勢便謂家礼為至當不易之論尺寸不敢更此何異買櫝而還其珠者

今夜棺成　以檜板造之擇木精密無孔無節内外皆塗灰漆而合板釘穴皆用瀝青鎔寫之瀝青者松肪也

後高一尺三寸　横一尺三寸

（朱）棺制尺寸亦未是

（朱）備四索而不貫防火災與急変也今云懸索持之出於何典鐵環亦不釘於隅



板厚二寸五分　蓋厚亦同

棺寸尺雖用周尺然所記於此者以今尺記之為使工匠易解也古制棺外四隅打鋲鐶懸索持之

前高一尺六寸　橫一尺六寸

今按家禮註云棺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云云然其寸尺長短大小未詳去年乙未朝鮮學士石湖李明彬與春德筆談曰棺制上高下低上廣下狹其大小從死者之形云云然則彼國所傳閑中華之制法者可知事故今據家禮併校明彬之言以造之又按家禮註云擇木為棺油杉為上栢次之土杉為下今不用杉栢用檜者隨時宜而檜之性亦為入土中久不朽腐也想夫擇木要其堅緻未必決為何木也嗚呼棺者葬具之最要也不可不盡心者也為人子者具之

於是舉棺於寢內以大斂鋪石灰於棺底三寸許而加紙於其上而鋪七星板（板厚一寸許有七孔）而鋪大綿衾於其上而無其四裔於棺外而置木枕枕之制中窪而

左右高寧不使尸首動搖也既而抱尸以寄之於棺內仰臥未斂衣如前掩以單被而實生時齒髮於其傍以綃綿塞其空缺而收衾裔之無棺外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而加蓋打釘而脂合令無些罅隙且塗瀝青而置凳子兩箇於屏風內而安棺於其上以白布覆棺上而設靈座立魂帛備奠供而立銘旌於其右　家君奉謚　先妣曰順淑孺人（詳載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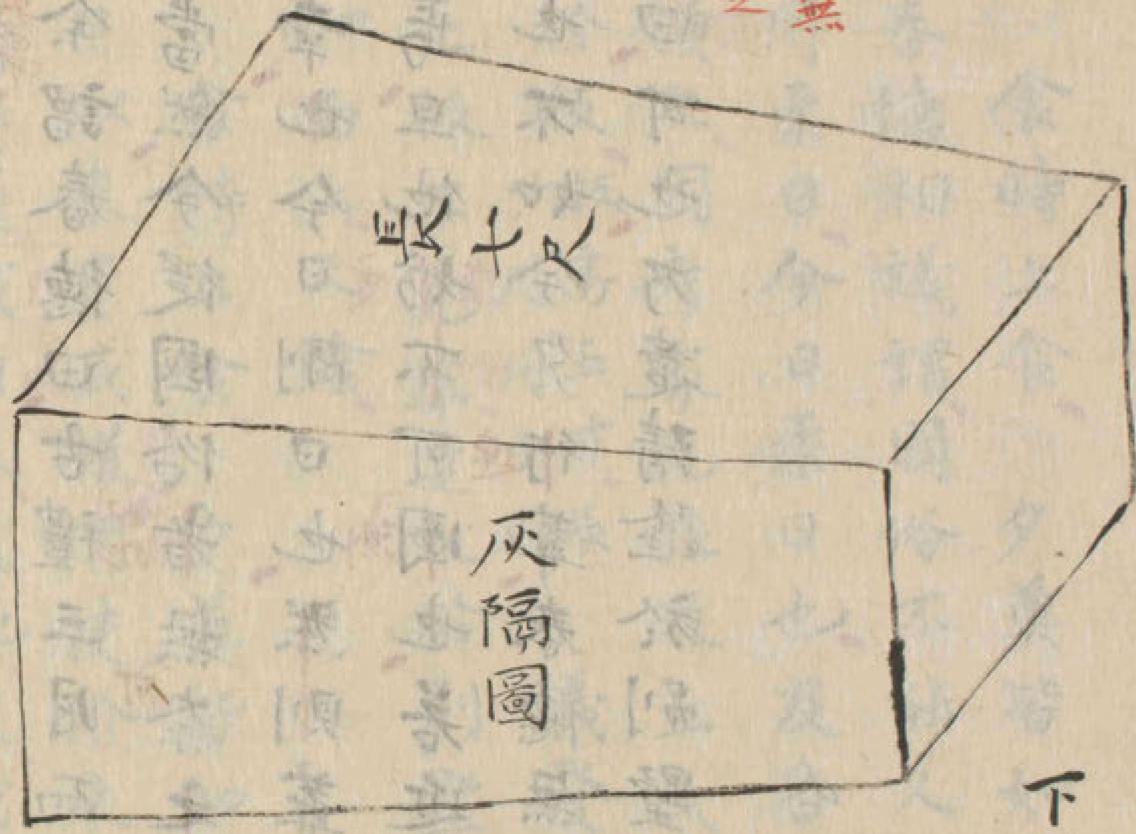
今夕余與春德私議白

此與事實所載不同事實則先謚而後斂此則先斂而後謚據事實則謚辛巳之夜此則在壬午之夜前後不相蒙何也

四日（癸未）雨降終日不止

朝奠食時上食、夕奠皆如昨、申上香拜礼如昨、
余及春德相議謂國俗不能久殯、禮曰吉事用剛日、
凶事用柔日、今日柔日也、及昏可葬乃白家君、
家君領之、因考家礼註及丘氏儀節書后土神主祝
文貼於版（版高五寸長一尺用今尺）議發引之事、然及晩以雨
猶未止故不克葬遣人於別墅護壙穴、
五日（甲申）雨止天陰
朝奠食時上食、夕奠皆如昨日（上香拜礼如昨）
十昨日以来貴戚權門使价来吊平生通交甲族良
家濟濟歷歷或自来或馳使或寄書吊慰者多門生
等日日来問或有贈賻銀者皆辞不受、
今朝余謂春德曰古禮三月而葬早卜遠日孝子之
情固當然、今從國俗者無奈之何昨日之雨於我輩
可謂幸也、今日剛日也、然則葬可期明日、然陰晴不
可知焉且他妨不可圖也、若近隣有失火則周章不
可言也、不如今夕衍葬、春德無異論、於是白家君
家君曰可也、乃遣請隆於別墅率工及匠夫臨壙造
灰隔、

灰隔但一直無有上廣下狹之理



下横二尺八寸

寸尺皆記今尺為使工匠徒匠未易解也

前後左右廣於棺各五寸

灰隔外穴廣前後左右各一尺五寸

上横三尺一寸

壙中周圍以板為墻板厚一寸如椁之状而無底底鋪炭末及石灰厚五寸許而入棺之後其上猶餘五寸

及晩天未晴泥土不乾（路塗濘）清隆帰告曰灰隔既成於是将発引門生等十餘人欲從葬（執紼 既）不能辞未使先到別墅及黄昏余白家君曰霊柩可発　家君来柩前告別缶涙入寝余使門生殊睦（最親厚）者二三輩留侍　家君既而発引

張燈　一人

長刀　一人　擬方相

銘旌　中村祐晴捧之

黲色肩衣袴（千敢反浅青黒色謂物将敗時顔色）

顔如面顔亦色也

古制黲衣乃漸次即吉之服非物将敗顔色有黲紗幞頭當亦曰将敗顔色為之耶

魂帛箱　岸田清隆持之　同前

神主櫝　荒川長好持之　同前

張燈　二人

靈柩　早川道雲　素服　護之

以布覆之、掛細索、有棒四本、　歩卒三人副之　平夫（徒役）八人舁之

凳子　二人

張燈　一人

春齋　小臣二人　歩卒三人　履奚一人

徒歩　黲衣素服芒鞋

春德　小臣二人　歩卒二人　履奚一人

徒歩　黲衣素服芒鞋

春信　小臣二人　歩卒一人　履奚一人

黲色肩衣袴素服

春常　同前　小臣二人　履奚一人

春信春常徒歩請随行、然以幼年故、因家君命

先到別墅、　婦人四五人、　徒歩

古禮有鑾竹格功布黼黻翣雲翣香案明器食案靈車功布翣婦人布幃以従行、今畧之、

古礼謂父喪竹杖、母喪桐杖云々、然聞喪云父在不敢杖、故今従之、

中國之制到山停柩多束草墊之懼山土鬆発足傾仄也

既到葬地、置凳子於壙邊、而安靈柩於其上、令清隆

司何事既有專司魂帛不當令他人奉之乎

為有司、道雲代清隆持魂帛箱、役送者四人、舁兩卓子出置靈

柩前一卓盛奠供粢餅茶菓酒一卓置香爐香合燭臺硯
窆而燃松明以照壙邊余遣使价以謝會葬門生而
後余及春德向壙前使清隆灌酒於壙左以祭后土
使春信讀祝文其詞云

維

明曆二年歲次丙申三月庚辰朔越癸未日哀
子春齋林恕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今為
先妣荒川氏營建宅兆
神其保祐俾無後艱謹以粢盛清酌祇薦于
神尚饗

讀了埋祝文古礼或焚之○按家礼未葬以前先祭后土有祝文臨葬又祭后土有祝文今省其一○此祝文昨日所制未雖延及今日不改其干支者為存欲用柔日之本意也神主祝文亦如此
其後余詣靈柩前上香再拜次春德次春信春常上
香再拜次荒川長好并清隆等再拜
其後窆靈柩於灰隔板内而西首古礼北首今隨地形之便宜如此
加銘旌於柩上柩前後左右五寸許之間鋪炭末石
灰柩上鋪石灰五寸許而其上並鋪片木十株許長三尺六寸四角面各三寸但今尺而加大板厚一寸於其上以為灰隔

之蓋打釘堅閉之而實土三尺其傍埋魂帛 古礼魂帛者虞祭之後埋之今隨時宜如此

窆封之圖

能為此図者蓋寡矣雖有靈心妙手為之亦必不確况全昧此理者乎

古禮兼刻誌石及窆而下之今畧之

柩并灰隔及壙穴寸尺詳見前

臨窆余及春德等以下哭泣仆地既而起春德進出
神主於櫝内使祐晴書之春常持祝文到余前余讀
之 古礼喪主不必讀之 其詞云

維
明暦二年歳次丙申三月庚辰朔越癸未日哀子
春齋林恕敢昭告于
先妣荒川孺人形帰窆穸
神返室堂
神主既成伏惟
尊靈舎舊從新是憑是依

讀禪春齋春德春信春常等拜　神主而後納之於櫝

神主書式

陷中
荒川氏亀媪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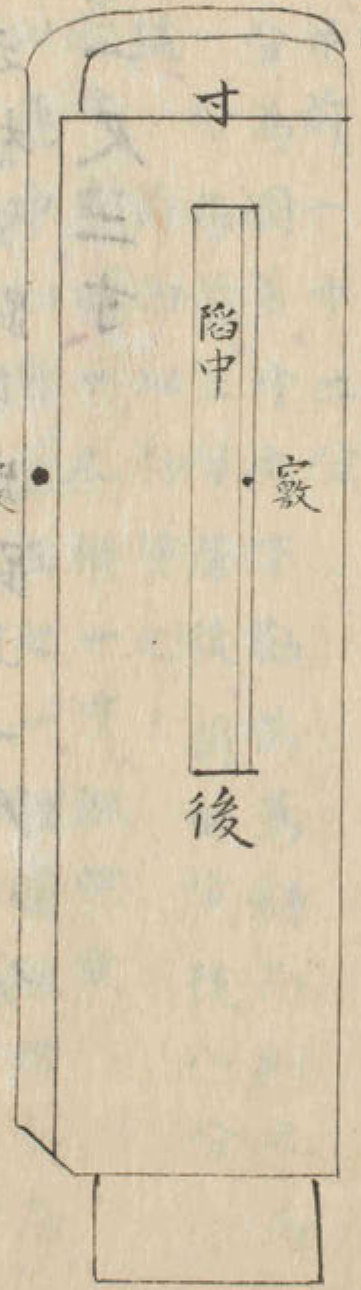
粉面
顯妣順淑孺人荒川氏神主　孝子林恕奉祀

書奉祀於神主左右無大関係所云神道尊右亦其有礼但前代已而為上事無奉祀於祖父之上者至於昭代之制已東西相叙而廟南向則奉祀書於下平但當論不當論左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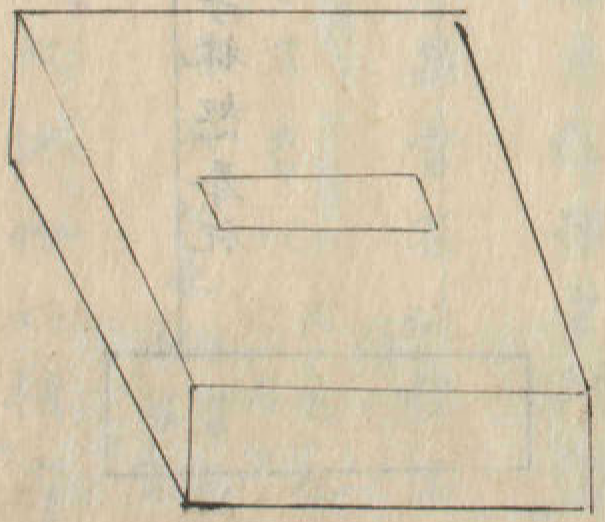
神主圖式

自是以上厚一寸二分

圓首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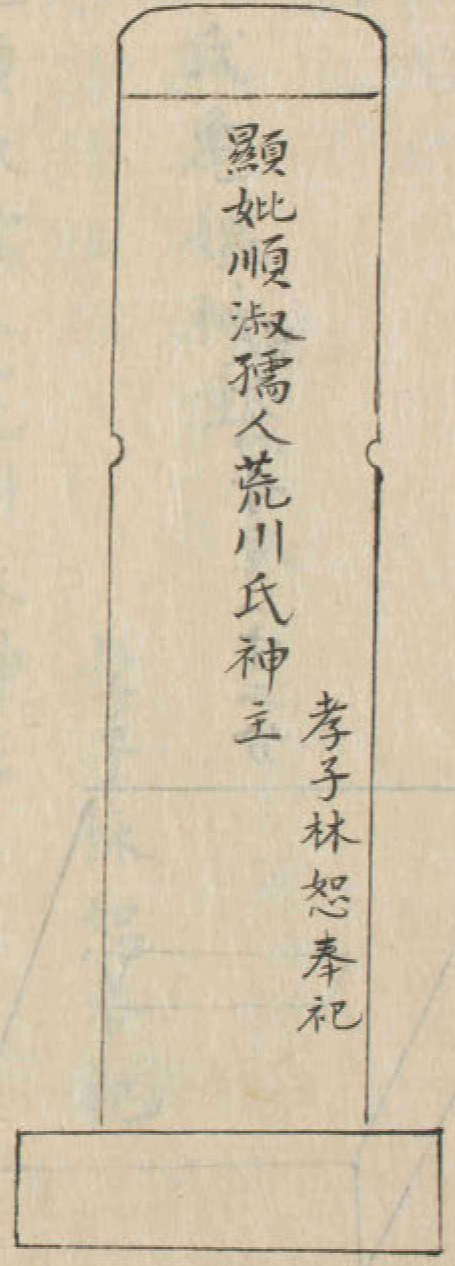


趺方四寸厚一寸二分



前

高一尺一寸横三寸厚四分并後一寸二分



前後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

并趺高一尺二寸

後

高一尺二寸横三寸厚八分并前一寸二分

刻上五分為圜首寸之下勤前為額而判之為二

片其一分居前二分居後前四分後八分

陷中在後前面以粉塗之

陷中長六寸或曰一尺横一寸深四分

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圜徑四分居二

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

前粉面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前面日粉塗之）

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

陷中以書爵姓名行　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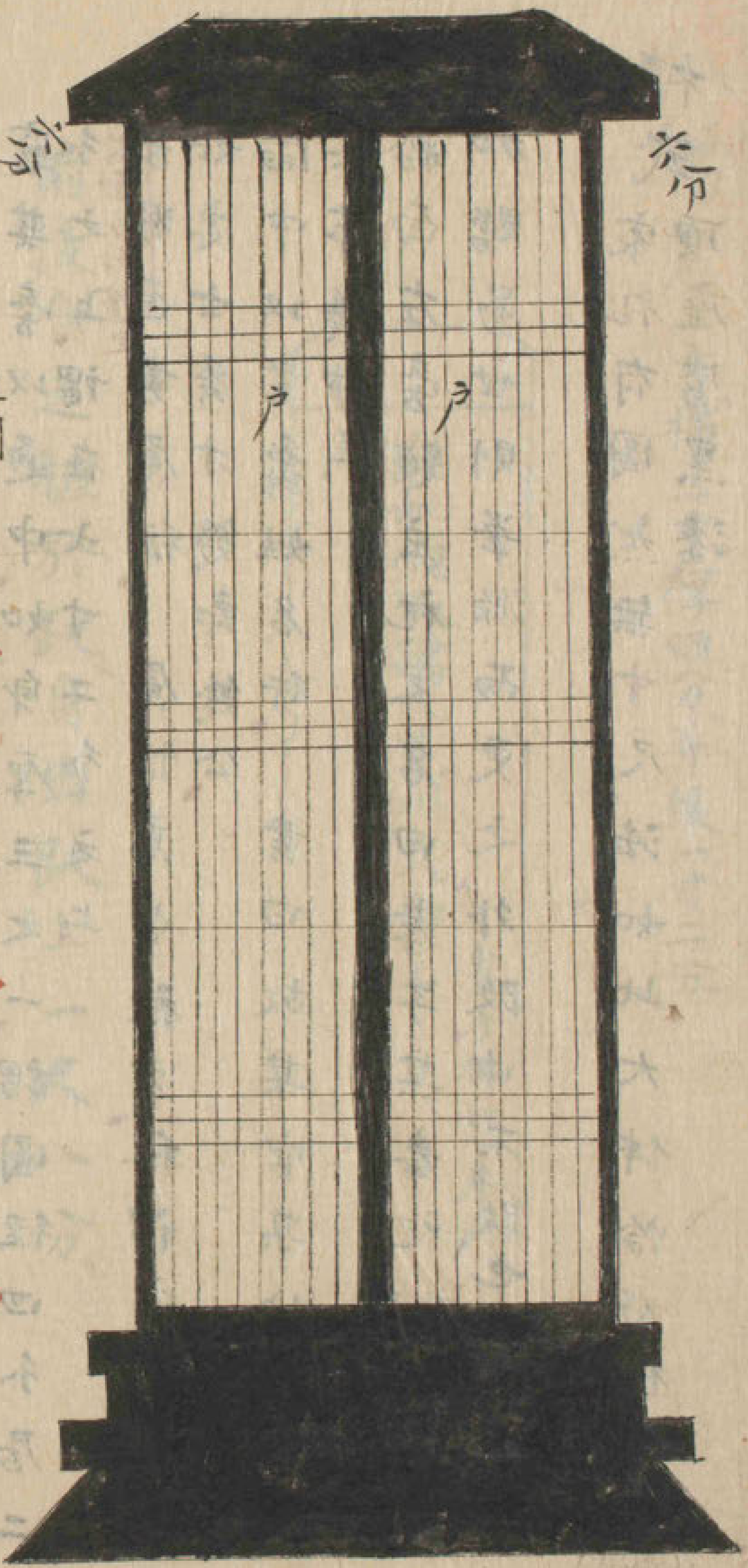
某第幾神主

粉面左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或書奉祀於右旁）

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也（外謂粉面　中謂陷中）

櫝式　家礼有圖然無寸尺法如此大体恰好櫝内外

頂座皆黒漆



今按家礼註云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然見神主図式則奉祀在右朝鮮李退溪自省録論之蓋神主之右即是向彼者之左也由是図與註有異欤然曰神主其下左則左乃是神主之左而非向者之左且神道尊右則奉祀者豈以己名可記於其右哉今姑據註不據図猶可考事（附後参）

又按神主寸尺精密今詳記之如右櫝有式無寸尺故神主并櫝之図式詳見家礼其式皆用周尺據神主寸尺臆断之以隨宜恰好他日垂翁其制如斗帳又設藉皆用緋色其制式據家礼

於是奉神主入書院暫休而後使長好道雲等護神主先帰而後余及春徳春信春常等乗輿而帰家留清隆止宿守葬地假構竹籬

余及春徳等帰路（本）欲徒歩以従神主然慮家君之或（以）待而不能然也家禮註云出墓門乗車

焉然則不為
非禮歟

余及春徳等帰家謁家君而後假安神主於深
奥處而鋪新席設卓子夜既闌余始帰私室而寝於外
六日乙酉雨降早朝（平明）余及春徳等沐浴而上香供花
家礼不記供花未事然古本家廟図
有花品且先妣常愛花故供之
拜
神主献齋膳擬虞祭設酒茶菓讀祝文其詞云
維
明暦二年歳次丙申三月庚辰朔越乙酉日哀子
春齋林恕敢昭告于（請卒孝孫某某致祭）
顯妣順淑孺人荒川氏之靈曰日月不居爰及虞祭
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粢盛庶品哀薦祫事尚
饗

今按古禮葬日初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
其後遇剛日卒哭是士之禮也卒哭若先儒以
為没後百日也想夫三月而葬則三虞之後漸
可及百日也然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
且葬有遅速則卒哭必不可當百日歟今随國
俗而葬之甚速而葬畢夜既深故翌早一虞而
已未詳何日可再虞何日可三虞故略之噫俗
風之不可革也古礼之不可復也無如之何朱
子所謂行之有時施之有所可不思乎

祭畢赴葬地使清隆築墳墓其前立小石碑經旬而

成墳崇四尺随防墓之例而用周尺形如臥斧前高
後下旁殺刃上而長上狭而難登所謂馬鬣封是也
據檀弓而参攷鄭玄孫毓説詳見檀弓註疏其竪横之寸尺
未聞古法故據其崇隨宜恰好似棺并灰隔而稍廣
碑高四尺趺高四尺尺許濶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皆據
家禮而用周尺碑首如圭形刻其面曰　順淑孺人
荒川氏亀媼之墓其陰右傍刻曰　明暦二年丙申
季春孝子春齋林恕立隨古礼而欲刻行實於碑左
後右然其内以可刻　家君
姓名而有忌憚之心故畧之陰傍刻其立者小石
碑雖未聞其例暫倣大碑之例而使後世知為余
之母也刻於右傍者存刻于其左韓及後右而周
焉之法也又碑面古例不必刻其諱今加亀媼二

覚按章鋟事字
之訛

字者雖似有憚然其生時之稱號人所徧知世為
使顕著之故如此古禮損益非先例恐可無其妨
欤　先妣世系言行履歴不可不使我子孫知之
故别作事実一巻以代碑刻碑面陰傍刻書使門
生坂伯元筆之雕刻而後塗墨又加漆為欲使風
両麾埃不泯滅也頃日門生島道慶来監雕刻之
事助余労煩

墳墓圖

皆周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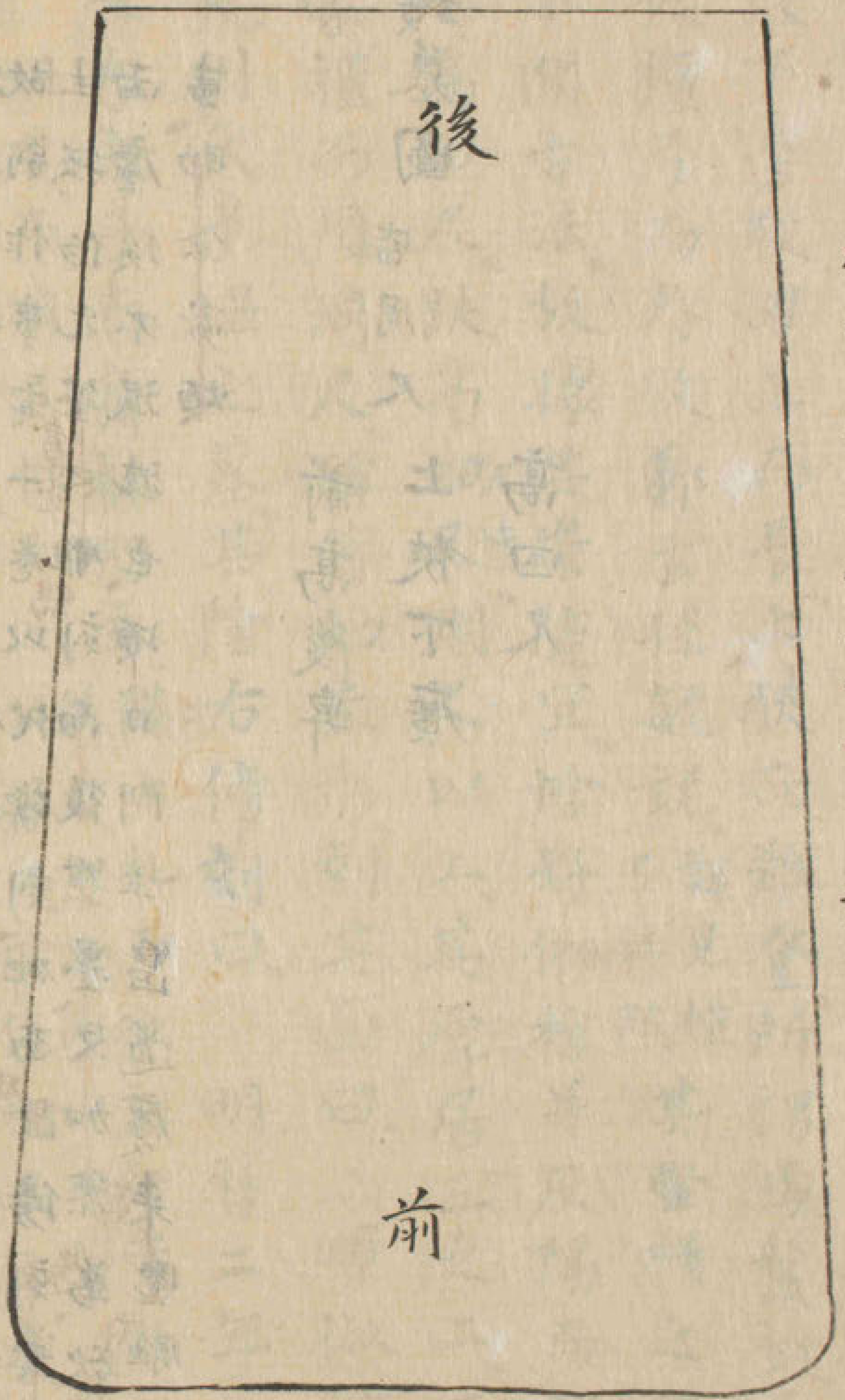
前高後卑

上狭下廣

高四尺

横六尺三寸 今尺四尺許

後長一丈三尺今尺八尺五寸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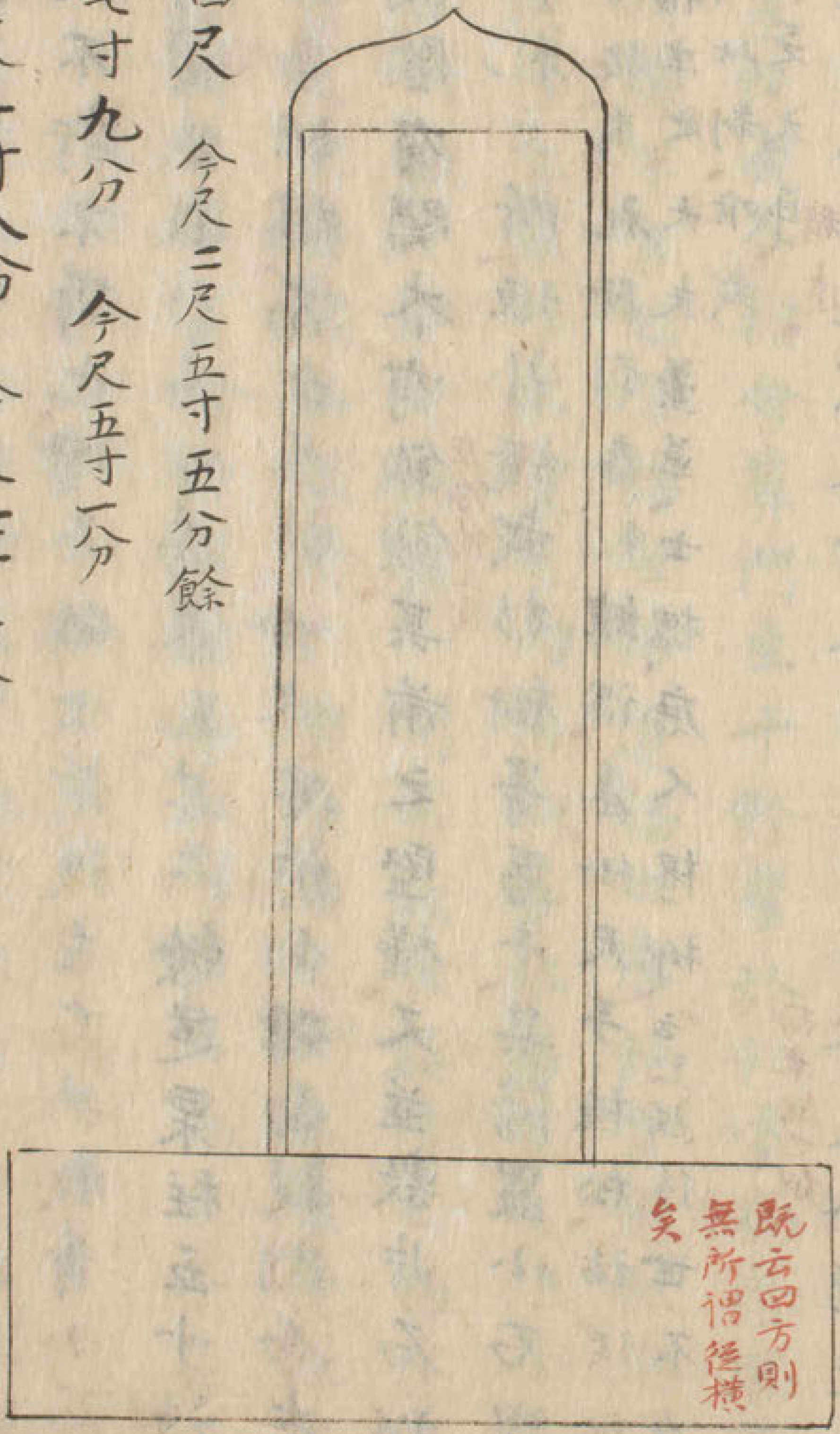


横八尺 今尺五尺許

小石碑圖

横二尺四寸四方 今尺一尺五寸四分

趺高九寸三分半 今尺六寸



高四尺 今尺二尺五寸五分餘

厚七寸九分 今尺五寸一分

濶一尺一寸八分 今尺七寸六分

芝草是何物

墳有巨石欄土石碑無樹於墳之南面者安浮碑面設門竪石碑於墳之正中非礼也而且有碑

碑趺下鋪一盤石、廣於趺方一寸、今尺墳上植芝草、為使不齗不崩也、墳并碑之前後左右共數青小石、其周圍並數片石以為基趾、其上繚建栗柱五十株許、以(代)爭垣牆高六尺許、今尺其前向碑面設門、而左右開闔有閑木有鐵鐷、其前之竪横又並數片石以為拜礼之所、垣外繞栽杉樹等若干、(左右後三面)其傍置小石盥盤、今按周礼疏引春秋緯謂墓樹天子植松諸侯松柏半之大夫藥草士槐庶人楊柳云々然後世不必用此制唯栽土之木耳

別竪去家不近(稍遠)、然墓古人廬墓之事(而未能也但)余及春德逐日詣墳墓、家君亦屢赴(往視之)焉、阿妹野妻春信春常等時時詣墓、僮婢等亦屢往拜、皆無不垂涙、門生之内有志者亦往詣焉、

墳墓既成、余招會葬門生十餘輩於私室、勸齋(素)膳、而禁浮屠不召(則之也)、余謂世俗追福之席、飽食飽(暢)飲與尋常燕席(會)不(無)異、唯不喫魚肉而已、甚非居喪之法、余忌中禁酒、故不伴(陪)食(飯)(惟)而設一司客代余接待(礼賓)之、而不及飽食又不強酒、聊儌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之意、其後日与素食於僮婢等以慰(犒)勞其病中并葬事者(効労)、

初葬後以来至(迄)今、中余及春德阿妹每日晨昏拜神

主上香、用沉香春信無日不拜焉每朝奠茶朔望獻
齋膳、他後望日不及獻讀祝文、（膳而亦供茶菓、）
嗚呼九天蒼蒼、九原茫茫、
母兮何如欲從無方、日月易流而當朔奠追慕慈
容不可復見、仰而號天、天高莫籲、伏而叩地、地厚
莫訴、追養不逮、悲木號風、天地有盡、此乃無窮、嗚
呼痛哉、（望日者改朔奠作望奠其餘同、）
按此祝文不載於家禮儀節、而王氏翰墨全書有之、但看其文則大祥忌以後之朔望也、今省其詞改其字以用之、
四月二日當一周月忌、拜神主獻齋膳、按古禮所

（覺按偶疑偶之訛）
稱忌日者、一年一度也、往年家君奉
鈞命與朝鮮聘使筆談及忌日之事、彼亦謂一歲唯
一度也、蓋其傳習中華之法者乎、本朝舊記所稱
國忌亦一年唯一日也、然則月忌之說者出於中古
以來流俗者歟、然追遠不忘之情誠是孝道之一事
也不廢之而可乎、春德謂三年之喪 本朝古來不
能行之、而父母喪服以一年為限、故遭親喪者十年
解官辭職、近世唯以五旬為暇、謂之忌中而已、偶有
月忌之稱者存之而可也、若倣古禮而除之則情之
淺而志之薄也、余謂此議固當、然祠堂祭高祖考妣

何説既言五月服則明日乃三十二日可除何忌

以下四世每月有八忌申而并朔望俗節四時祭則或其繁煩乎然則重遠祖及傍親則唯用一年一忌日而如考妣則可存月忌況其大祥忌前者猶是三年喪中也既随國俗而不能守古禮則亦随國而可存月忌之祭浮屠者貪其嚫金我輩唯欲興孝思本朝之制妻服三月暇二十日為限故家君既除忌登營哀情雖切官事無暨祖母服五十日五月暇三十日為限春信奉常等亦明日可除忌也且余及春德亦至今月二十二日既過五旬則隨俗礼以詣執政受其旨而可入公門乎既入公門則可食肉飲

此在三年喪後引之非是

酒而脱凶服乎倣古礼則父在則母喪期年而中月而禫凡十五月而除服以本朝古例言之則解官一年之間可著喪服者明矣有舊記之可據又有哀歌未可證也然近世唯五旬忌畢則諸事與平生不異唯一年之間不觸神社之事而已嗚呼流俗之不可變也使親子之情謗薄如此無奈之何嘗聞應安年中南朝右大將藤原長親行三年喪而詠倭歌以述其意也其歌并小序載在新葉集有志者如此我朝不可謂無人乎我輩不能行之何不慚未乎然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聖人之所戒也昔朱文公

忌日著黲素之服有問其故者公曰忌日者終身之喪也然則余縗雖随俗過五旬而除忌服至忌日則毎月着黲素則追遠之志其誠於中而形於外乎雖今之世行之而可無妨乎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礼既葬讀祭禮然則已後祭奠稱家之分而不可懈也祭奠之式亦既粗記之載在別記豈可不盡心乎

明暦四年丙申四月二日　哀子春齋林恕

余平生交際之人不為少矣就中河刈太守井上正利最好儒學不信浮屠常拒邪説而潛心於程朱之書數年前謂余曰喪祭者儒家之大事也近世知之者鮮矣豈可不勤乎於是與余相議參考儀禮其中可行於今者若干條抄出之作倭字諺解以藏於巾笥余今不幸而遭家艱哭泣無節然守三日不怠之禮而喪葬之儀聊用儒禮則與太守所曽議者不為無益也可以謝焉太守嘗熟讀蔡氏律呂新書制十二管以其餘力試造周尺然周尺之制雖先儒未詳未故深秘之不以示人余偶赴或人之宅見農政全書有周尺之図乃冩之帰而示太守其寸尺與太守之所造不差毫釐太守悦甚今般所用周尺者即是也神主之制其式

雖載家礼其文義難解有誤失其法者太守圭復不惜遂全得其法可謂奇才乎想夫揚善成人之美者君子之道也吾雖不肖亦何可默哉因記之於卷尾以示子孫云

春齋記之

右泣血餘滴批評朱文恭嘗在長崎應或者之求所親下也西刈一僧寫而藏之嵯峨隱士石河三左衛門就僧寫之元祿癸酉之夏佐宗淳借其本致之江府因寫于此藏諸館庫惜原本多訛勾乙失所雖粗釐正猶有訛缺不可考者簽貼各處以俟善本

安積覺識

ト云者ハ先祖ハ[illegible]

江邸[illegible]

那珂湊村[illegible]して[illegible]

生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